

不可儿戏 · 理想丈夫 · 温夫人的扇子 ……

王尔德

百家文学之旅 3 Oscar Wilde

维维安·贺兰 (Vyvyan Holland) 著

李芬芳 译

百家出版社

百家文学之旅3

王尔德

Oscar Wilde

谨献给好友

莉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

维维安·贺兰(Vyvyan Holland)◎著

李芬芳◎译

余光中◎导读

百家文学之旅 3

王尔德 Oscar Wilde

作者	维维安·贺兰(Vyvyan Holland)著
译者	李芬芳
出品人	顾林凡
责任编辑	姜逸青
简体版审订	朱辉军
策划	罗盘工作室
监制	李江南
封面设计	林翠兰
出版	百家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天钥桥路180弄2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州培基印刷镭射分色有限公司
开本	760×980 1/16
印张	9.75
版次	200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56-321-0/ I·350
定价	28.00元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 09-2001-060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猫头鹰出版社独家授权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9 by Owl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推荐导读

象牙塔的铁窗

——读维维安写的父亲《王尔德》

“好心的美国人死后，都去了巴黎。坏心的美国人死后，就留在美国。”这是王尔德嘲弄美国人的名言。不过跟他讲过的许多缺德话一样，这句名言犹如澳洲土人的回飞棒，不幸应验在他自己身上。只是王尔德真的死在巴黎，而非死后升天去巴黎。

伦敦和巴黎是王尔德命中的双城记。他在双城之中，凭了锦心绣口，曾经轰动文坛，成为天之骄子，但是逞才傲世之余，一旦命运逆转，却成社会弃儿，尝尽羞辱与孤苦。早年在巴黎他曾对纪德夸口，说他过日子用的是天才，写文章不过靠本事。时间证明，王尔德靠本事写的文章足以传后，至今不衰，但自诩用天才过的日子，到头来却一败涂地。在生前，一位作家的骤起骤落像王尔德这么匆促的，实在少见。

王尔德是在二十四岁那年毕业于牛津大学，随即去了伦敦。开始的十三年他试过各种文体，却都未成气候，惊动文坛的还是他那急智巧答的天纵口才。但是从一八九〇年他的唯美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发表以后，一连五年他的杰作频频问世，有的引发争论，有的遍获好评，总之是占尽了风骚，而使国际瞩目。

《道连·格雷的画像》兼有美学与伦理的多重意义，妙语连篇多于情节，其中写到同性恋与谋杀的段落令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大为惊骇。但紧随其后出版的《石榴屋》却是一本天真可爱的童话集；而从一八九二年二月到一八九五年二月，匆匆三年之间，王尔德的四出喜剧：《温夫人的扇子》、《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丈夫》、《不可儿戏》，依次在伦敦上演，评论家虽然见仁见智，观众却十分欢迎。

一八九五年的一月与二月，《理想丈夫》、《不可儿戏》先后上演。《理想丈夫》首演之夜，威尔斯亲王与众多内阁大臣都前往观赏，演毕亲王热烈致贺，萧伯纳更为文赞扬。《不可儿戏》更逗乐了全伦敦，不但观众满座，连剧评家也一致称美。作家到此，真足以自豪了。

就在这自得的高潮，王尔德绝未想到七星期后他的命运就会逆转、急转，而万劫不复。这时，他和同性恋的男友，昆斯伯瑞侯爵的第三子艾尔佛瑞·道格拉斯，已经交往了四年。父子之间不睦如仇，侯爵对逆子的爱人当然妒恨，一直想要当众折辱这位唯美才子。就在《不可儿戏》上演的第五夜，愤怒的父亲在王尔德常去的

俱乐部，把自己的名片留给侍役，上书“致奥斯卡·王尔德——装腔作势的鸡奸客”(To Oscar Wilde, posing as a sodomite)。最后一个字当然是拼错了，侍役并不理会，只装入信封，放在大堂的信架上。

十天后王尔德从乡下回城，见到此信，在盛怒之下不听朋友的劝告，对侯爵提出控诉。审判三日后侯爵获判无罪，反证原告王尔德确有同性恋行为，因而被捕。再度开庭，站在被告席上的不是昆斯伯瑞侯爵，而是唯美大师王尔德自己了。两度审问王尔德案，从四月二十六日到五月二十五日，前后历时两月，终判王尔德有罪，应服刑两年，并加劳役。

王尔德在里丁监狱两年，身心都受到重挫，再出狱时已成社会的弃儿，不见容于名教。法院宣布他破产，将他的财物拍卖一空，连他剧本的版权都要靠好友出面买回，转赠给他的次子维维安(Vyvyan Holland)。他入狱的第二年，母亲王尔德夫人(Lady Jane Wilde)去世；他出狱的第二年，妻子康思坦丝(Constance Wilde)也死了。王尔德一入狱，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改姓贺兰(Holland)，而他自己一出狱，也不得不改名叫西巴斯钦·梅莫斯(Sebastian Melmoth)。

一人失足，全家落难。在短短的两个月里，一代唯美大师忽然变成悲剧主角，王尔德的生命正如他的妙句一样，充满反讽。在《狱中书》(De Profundis)之末他说“一切审问都是生之审问，正如一切判刑都是判死刑，而我已被审问过三次……现今制度下的这个社会，没有我立足之地，不给人余地，可是造化的甘霖不分小人与君子，总有石隙可容我藏身，有幽谷之沉静容我哭泣而不受干扰。”

王尔德的作家生命、才子风光，在入狱之后就一去不回了。但在铁窗之下他还写了一封动人的长信给艾尔佛瑞，也就是死后五年才得发表的《狱中书》。出狱之后，他又续成了一生所写的最好一首诗——《里丁监狱之歌》。这一文一诗写于他落魄的末年，深沉的哀伤和早年的飞扬跋扈形成鲜明对照。

王尔德当年的监狱不许犯人看书写作，直到他服刑的末期才供给纸、笔和墨水。供纸仍很苛严，每次只发给一张狱中限用的对开蓝纸，写完一张就给收走，再发给一张。《狱中书》就是这么辛苦写成。作者根本没有机会查书，更不可能修正手稿，但是断续写成的洋洋大文竟然没有出错，也无重复，而且还用了各种语文来引经据典，腹笥如此充沛，不愧真是才子。

综观这位才子的一生，与他自己创造的《道连·格雷的画像》恰恰相反：王尔德的真身早已衰朽，但其画像，也就是他全部作品超凡拔俗的风格，一世纪后仍顾盼自得，不可磨灭。同性之恋在今日已经不值得大惊小怪，连拜伦的乱伦都可以宽恕了，何况王尔德的阿当尼斯癖呢。当年拜伦不容于英国社会，二十八岁就自放于

欧陆，永不回国。王尔德自逐于欧陆，已经是四十一岁的沧桑罪人了。两位浪子都埋骨他乡，拜伦等到一百八十一岁(一九六九年)，西敏寺才以一方大理白石，铺地为碑，把他迎回诗人之隅。王尔德在巴黎等到一百四十一岁(一九九五年)，西敏寺才用一扇灰蓝色的菱形彩窗，为他痛苦的冤魂竖立神龛。

尽管如此，王尔德的喜剧百年之后仍然逗得伦敦的观众哄堂大笑。他的妙语名言仍然频频被引，令人会心微笑，并不觉得过时。百年以来，他的传记不断出现，引领好奇的读者从都柏林追到牛津，从伦敦追到巴黎，去重游这位爱尔兰奇才的真幻世界。

这样的传记我就有好几本，长的如艾尔曼(Richard Ellmann)的详尽评传，短的如维维安·贺兰的这本画传，都很引人入胜。维维安的这本《王尔德》，插图又多又生动，本文也简洁而冷隽，作者正是王尔德的次子，身历名父当年的荣华与冷落，痛定思痛，前尘如烟，更令人倍感沧桑。

余光中

目 录

推荐导读	1
王尔德家族	2
母亲珍·法兰西丝卡	4
王尔德诞生	5
艾索拉·王尔德	8
幼年时期	10
学校生涯	11
都柏林的三一学院	11
爱德华·卡森	12
马哈菲牧师	13
在牛津求学	14
罗斯金	18
华特·佩特	18
唯美主义运动	20
纽曼红衣主教	21
大学生涯	21
意大利之旅	22
希腊之旅	24
成就非凡的牛津生涯	24
王尔德的未来	25
伦敦	25
初试啼声的剧作	27
机智的唯美主义信徒	28
出版诗集	28
美国之旅	28
巴黎	36
《帕杜亚公爵夫人》	39
法国作家与艺术家	40

回到伦敦·····	43
詹姆斯·麦克尼尔·惠司勒·····	46
王尔德订婚·····	49
王尔德的婚姻·····	50
王尔德的家·····	51
早期的婚姻生活·····	56
文学评论·····	57
《妇女世界》·····	58
短篇故事·····	60
《快乐王子与其他故事》·····	61
《意图》论文集·····	62
《谎言的堕落》·····	63
《道连·格雷的画像》·····	66
《石榴屋》·····	73
《温夫人的扇子》·····	77
《莎乐美》·····	78
《莎乐美》无法上演·····	82
《无足轻重的女人》·····	84
《人面狮身像》·····	88
艾尔佛瑞·道格拉斯·····	90
昆斯伯瑞侯爵的攻势·····	91
《理想丈夫》·····	92
《不可儿戏》·····	95
新一波的攻讦·····	96
侯爵的卡片·····	98
侯爵被捕·····	98
审判侯爵·····	101
王尔德被捕·····	102
第一次审判·····	103
第二次审判·····	105

里丁监狱·····	105
《狱中书》·····	107
王尔德获释·····	112
第厄普·····	112
搬到贝尼沃小镇·····	115
为儿童举行同乐会·····	116
《里丁监狱之歌》·····	120
母亲和妻子相继过世·····	121
王尔德过世·····	121
奥斯卡·王尔德年表·····	125
图片说明·····	128
索引·····	138
参考书目·····	142



王尔德的祖先王尔德上校在十七世纪来到爱尔兰定居，图为十八世纪都柏林情景。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于一八五四年十月十六日生于都柏林，堪称英国文学史，甚或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也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精彩无比却又充满波折，而且没有任何一位作家的名声像他一样经历众多不同的阶段。他一度饱受嘲讽，后来却又备受谄媚。成名后，他曾遭世人轻视、羞辱，乃至鄙视。不过在他死后，终于再度赢得世人的荣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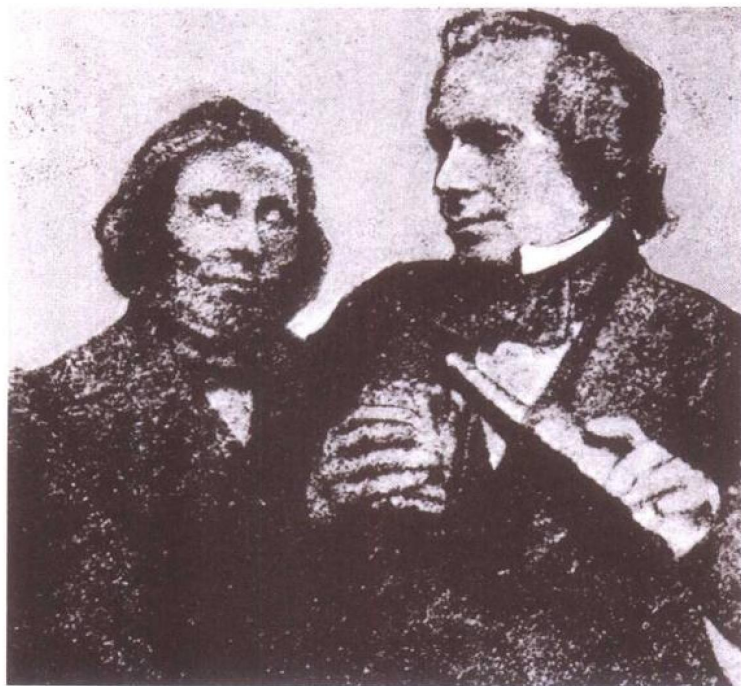
王尔德生于维多利亚时代末期那个顽固、充满偏见且极为注重礼教的时期，这对他来说是幸，也是不幸。当时的英国社会极拘泥于传统，人们一言一行都必须与严格的社会行为与道德规范相符，稍微偏离常规就会被视为脱离正轨，连艺术与文学的原则都被弃之不顾，必须恪守社会规范。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王尔德决心以瓦解这种枷锁为毕生职志，而也就是拜其个性中坚强的特质，让他成功地挑战这股强大的社会风气，并为自己为自己在文坛与社会中找到了一个鲜少有人能与之比拟的地位。王尔德的名声曾经一落千丈，作家头衔有如扫地，这一跤摔得极重，一直要到他去世二十年后，世人才再度认同他的天才。



王尔德之父威廉·王尔德爵士
二十八岁时的画像，莫瑞尼绘。

王尔德家族

王尔德的性格特质绝大部分都可归因于他的出身，而要评价其一生，就一定要先介绍他的家族。王尔德家族起源于荷兰，这个姓到今天在荷兰仍极为常见。所有的王尔德传记都遵循第一位替王尔德写传记的作家罗伯特·薛瑞德(Robert Sherard)的引导，记载该家族最先移居爱尔兰者，是一位职业为建筑商的成员，他从荷兰德罕(Durham)东部十二英里小镇沃辛汉(Wolsingham)来到爱尔兰，是这个家族头一个移居爱尔兰的。不过，这一点却缺乏根据。那位建筑商的姓发音为“de Vilde”，爱尔兰人很可能将之与“the builder”混淆了；而且，沃辛汉小镇的故事，根本就是薛瑞德在发现该镇有许多同姓人家后凭空想像出的产物。事实上，第一个定居爱尔兰的王尔德家族成员是一名上校，他是荷兰一位画家之子，画家的作品到现在还在海牙艺廊(Hague Art Gallery)展出。上校极为富有，他为英国的威廉三世效命，于十七世纪末受封大片的爱尔兰领地。后来他娶了一位爱尔兰女子，从此就在爱尔兰定居，而且和其他移居爱尔兰的人一样，变得比当地人还要本土化。上校的领地位于康诺特(Connaught)，后来他的儿子雷夫(Ralph)也成了桑德福勋爵(Lord Sandford)在罗斯康蒙郡(Coun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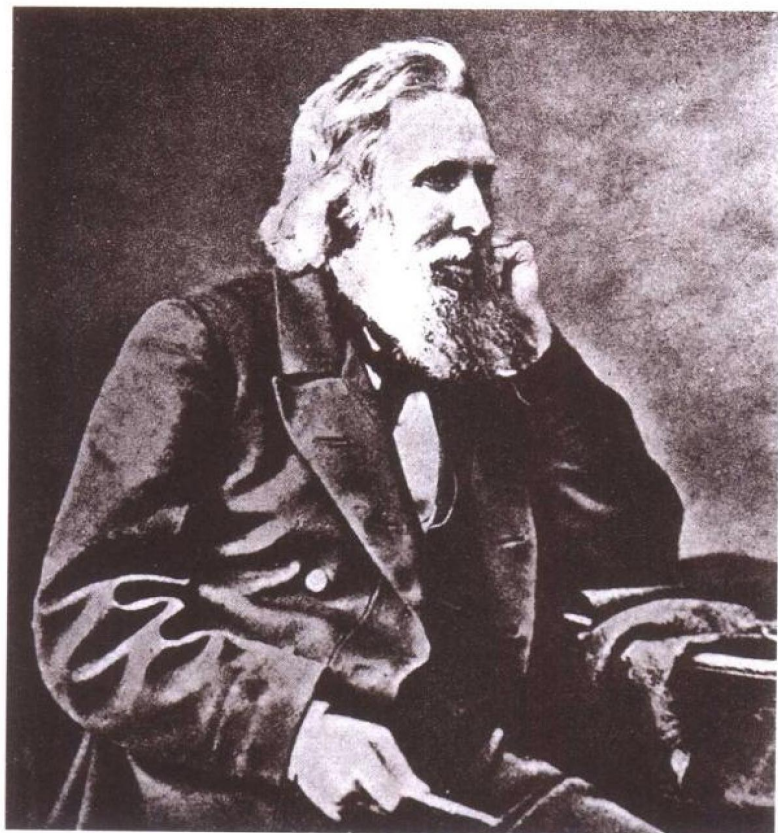


威廉·王尔德爵士是著名的眼科与外科医生，图为他与史托克斯爵士的画像。

Roscommon)卡色雷(Castlereagh)地区的代理人。

雷夫娶了哥尔威郡(County Galway)卡希尔(Caher)地方出身的女子玛格丽特·欧芙琳(Margaret O' Flynn)为妻，两人育有三子，其中一人名唤汤玛斯(Thomas)，就是王尔德的祖父。汤玛斯后来做了医生，与住在梅欧郡(County Mayo)波利马吉本(Ballymagibbon)地区的约翰·芬恩(John Fynne)之女艾美莉(Emily Fynne)结婚。汤玛斯的老丈人与康诺特地区几个重要家族都有关系，其中包括赛瑞吉斯(the Surridges)与欧斯利(the Ouseleys)家族。汤玛斯寿命极长，到死前都一直在卡色雷行医，是个十分独特的人，总是骑马巡回各乡镇看诊。爱尔兰名医威尔逊(T.G.Wilson)就曾说道：“汤玛斯当年一定很有看头，想想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骑着一匹活蹦乱跳的红棕色马，身上穿着宽大的骑马外套，头戴宽边皮帽，脚蹬长统马靴，还穿着连身工作裤和绑腿。”

汤玛斯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成了英国国教会神职人员；最小的儿子威廉(William Robert Wills Wilde)在一八一五年出生于卡色雷，后来受封为威廉·王尔德爵士，也就是王尔德的父亲。威廉爵士也是医师，而且是当时最有名的耳部外科与眼科专家，还不到四十岁就被任命为维多利亚女



威廉·王尔德爵士盛名
如日中天时的画像。

王御医，曾被誉为“现代耳科之父”。另外，威廉爵士还是杰出的考古学家，著有十余本有关爱尔兰民间传说、传奇故事与传统文化的书籍。

母亲珍·法兰西丝卡

威廉爵士娶了珍·法兰西丝卡·艾吉(Jane Francesca Elgee)为妻。珍是威克斯福(Wexford)地方一名律师之女，为爱尔兰出名的才女。她生于一八二六年，十几岁就成了狂热的爱尔兰爱国主义者，积极参与爱尔兰人反抗英国压制的运动。她以约翰·芬萧·艾里斯(John Fernshaw Ellis)为笔名写了许多极具煽动性的政论文章与诗篇，后来则将笔名改为史波兰萨(Speranza)。她不只一次险些遭到当局以叛国罪名逮捕起诉。珍的异议行动在一八四八年达到顶点，同年还发表了一篇长达六千字，题为《木已成舟》(‘The Die is Cast’)的文章。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社编辑达菲(Charles



王尔德母亲三十八岁时的画像，莫瑞尼绘。

Gavan Duffy)在文章见报前就因煽动叛乱罪被捕，虽然他不必为文章负责，但检方仍在审判中引用文章中的段落来对付他。当时还未出嫁的珍在法庭旁听，马上就毫不在意地起身大叫道：“我就是写那篇文章的罪犯，站在被告席上的应当是我。如果真的有人犯法，应该是我。”

王尔德诞生

珍对政治的狂热在婚后消退。她变得安于家庭生活，只写些与爱尔兰民俗传说有关的诗与书籍，对相关题目也颇有研究。此外，她还成了都柏林一个文艺圈中的核心人物。她与夫婿育有两男一女，最大的威廉(William Wills Wilde)生于一八五三年，与弟弟奥斯卡·王尔德一同求学，连大学也是一起上的。威廉后来成了律师，不过他很快就厌倦这种生活，转业成为记者，在伦敦的报界还是一位名人，最后死于一八九六年。王尔



年约两岁的王尔德身穿
蓝色天鹅绒服装。

德在哥哥出生一年后诞生，不过他的出生令母亲有些失望，因为她一直以为这胎能如愿生个女孩。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小男孩多半在会走路之前就不再穿裙子，可是王尔德的母亲一直到一八五七年怀了第三胎，才不再让王尔德穿裙子。晚近的一张着色照片(或利用银版照相而成的照片)，就是年约两岁的王尔德身穿蓝色天鹅绒服装的模样。

王尔德出生在父亲位于都柏林魏斯兰街(Westland Row)二十一号的诊所里，被取名为奥斯卡·芬葛·欧佛雷泰·威尔斯(Oscar Fingal O'Flahertie Wills)。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可以看出他母亲的巧思。公元三世纪爱尔兰战士兼行吟诗人欧西恩(Ossian)的儿子就叫奥斯卡，他在一场战役中与卡柏尔王(King Cairbre)打斗时被杀。不过，当时瑞典国王的名字也叫奥斯卡，王尔德的父亲曾为他动了一次极为成功的白内障手术，国王后来还成了王尔德的教父。

再者，芬葛是欧西恩父亲的名字。在欧西恩的诗篇中，芬葛也是个英雄人物。也许王尔德的母亲认为自己前世就是芬葛。欧佛雷泰则可能与



都柏林魏斯兰街二十一号为王尔德出生之地。大门左上角的门饰以盖尔语写着：“王尔德诞生于此。”